

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資料叢書

醉醒石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資料叢書

辭 麗 石

〔清〕東魯古狂生撰

（原古典文學版）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）

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8 字數 138,000

1966 年 3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, 00,001—70,000

統一書號: 10186·599 定價: 1.10 元

出版說明

明末繼馮夢龍「三言」、凌濛初「二拍」等擬話本集問世後，文人學子，紛起效法，各種擬話本集，廣行世間，《醉醒石》一書，實爲同類作品中翹楚。

《醉醒石》十五回，題東魯古狂生編輯。《唐餘錄》載唐宰相李德裕平泉別墅內有石能使醉人清醒，即本書書名所本。東魯古狂生，姓名無考，僅從題「東魯」二字，知其爲山東人。戴不凡《小說見聞錄》據第九回「恰見弄盡頭掀開蘆簾」句中稱「弄」而不稱「胡同」，爲南方人口氣；第四回「常在衢、處等府採判木植」之「判」字，第八回「他倒老虎頭上來揉癢」之「揉」字，均爲衢、嚴二州一帶特有的方言；因而推測：「宋朝南渡時，孔子後人有抱木主南渡一直定居在衢州的，號爲『南宗』。《醉醒石》的編者或許是孔氏南宗的後人吧？所以他既自號『東魯古狂生』，筆下又多衢州一帶方音，書中又反映了許多封建倫常觀念，這些全是符合他的身份的。」可備一說。

本書所述，大抵爲明代事，最晚已至萬曆年，如第十三回有「當萬曆丁亥、戊子之交」句。書中第九回有「這正是太祖高皇帝六論中所禁」，第十二回有「我朝太祖高皇帝」語，爲明人口氣。書中第一回、第二回、第五回、第七回、第十一回、第十二回有十餘處稱「明」爲「明朝」；尤其是

第十四回有「在先朝時也有一個」句，第十五回有「先朝嘉靖間」句，顯非明人口吻。第十二回又說「只待申酉之年，更易天下」，當爲甲申、乙酉以後人語。從此可知，東魯古狂生爲明末清初人，《醉醒石》一書結集付梓時在清初。

明末清初的擬話本集，或存舊文，或出新製，《醉醒石》亦如此。全書共收故事十五篇，其中第六回「高才生傲世失原形，義氣友念孤分半俸」取材於《太平廣記》卷四百二十七引《宣室志》。書中立意與同時其他擬話本一樣，垂訓誡，好評議，但不少篇幅反映了當時現實生活中的陰暗面，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當時人民對封建統治階級的蔑視與憎惡。全書文筆刻露，但故事略嫌簡略，魯迅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中謂此書「平話習氣，時復逼人」，洵爲的論。

《醉醒石》版本，孫楷第《通俗小說書目》云有明刊原本，前附圖。又有誦芬室重刊本。從上文所述，本書既結集於清初，不得有明刊本，蓋清初刻書，其版式字體還是崇禎時規模，往往使人誤爲明刊。本書原由古典文學出版社於一九五六年據誦芬室刊本排印，這次重版，係利用舊紙型，改正了個別錯字及標點，並增收繆荃孫序爲附錄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八月

目錄

第一回	救窮途名顯當官	申冤獄慶流奕世	一
第二回	恃孤忠乘危血戰	仗俠孝結友除兇	二
第三回	假淑女憶夫失節	獸同袍冒姓誑妻	三
第四回	秉松筠烈女流芳	圖麗質癡兒受禍	四
第五回	矢熱血世勳報國	全孤祀烈婦捐軀	五
第六回	高才生傲世失原形	義氣友念孤分半俸	六
第七回	失燕翼作法於貪	墮箕裘不肖惟後	七
第八回	假虎威古玩流殃	奮鷹擊書生仗義	八
第九回	逞小忿毒謀變命	思淫佔禍起一時	九
第十回	濟窮途俠士捐金	重報施賢紳取義	一〇
第十一回	惟內惟貨兩存私	削祿削年雙結證	一一
第十二回	狂和尚妄思大寶	愚術士空設逆謀	一二

辭 醒 石

二

第十三回	穆瓊姐錯認有情郎	董文甫枉做負恩鬼	一九三
第十四回	等不得重新羞墓	窮不了連掇魏科	三三
第十五回	王錦衣疊起園亭	謝夫人智屈權貴	三九

附 錄

繆荃孫序	二四七
------	-----

第二回 救窮途名顯當官 申冤獄慶流奕世

「畫堂春」：

從來惟善感天知，況是理枉扶危。人神相敬依，逸豫無期。

積書未必能讀，積金未必能肥；不如積德與孫枝，富貴何疑。

「易傳」曰：積善之家，必有余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此言禍福惟人自召，非天之有私厚薄也。然積善莫大於陰，積不善亦莫大於陰。故陰陽之慶最長，陰毒之報最酷。至於刑獄一事，關係尤重：存心平恕，則死者可生；用意刻深，則生者立死。況受賕飭法，故意陷人；人命至重，何可以供我喜怒，恣我魚肉也！古語有云：當權者不行方便，如入寶山空手回。士大夫事權在握，而不辨雪冤獄，矜恤無辜，不深負上天好生之心乎？

漢之時，有于公者，爲獄吏，持法公平，能明孝婦之冤。嘗自高大其門道：吾子孫必有顯者。後子定國，果爲廷尉，如其言。唐之時，有何比干者，與徐有功、來俊臣、侯思止同爲刑官。比干寬恕，多所平反。時人爲之語道：遇來、侯必死，過徐、何必生。一日有老嫗過其門，持籌九十餘枚，與比干道：「君有陰德，子孫爲公卿郡守。佩印綬者，當如此籌。」後果累世通顯。宋之時，

有張慶者，爲獄官，掃除獄舍，必使潔淨；飲食獄囚，不至飢寒；有病者，醫藥之無少缺。雖未能深冤理枉，而子孫亦登科第之報。至若周興、吉項之徒，鉗網爲號，羅織成經，傾陷平民，沈毒縉紳，終至身首異處，妻子宗族並受斬戮，其視善人之報爲何如哉？因綴俚言，聊以志感：

丹筆無輕下，蒼黔係死生。

稍忘矜恤意，便就鼎鑊烹。

所貴寬仁吏，奉法持公平。

不望桃生櫓，奚堪鬼泣庭。

皇帝猶清問，廷評可恣情。

掃墓近屠伯，索賚請周興。

何如于定國，高門世所榮。

報施應不爽，敢用告司刑。

已前所說，還是事權在己，出入由心，即能雪冤申枉，猶非難事。今且說一個官卑職小，既無事權，又不愛錢沽譽，乃能明冤枉，出係囚，豈不是個極難的事麼？

嘉靖年間，有一人姓姚名一祥，乃松江上海縣人，少而無父，家事亦饒裕，爲人倜儻不羈，輕

財尚義，曾習舉子業，能詩文，考幾次童生，時數不遇，不得入學，鄉里之間，未免有諑笑他的光景，他亦怡然受之，不在心上。但其母守寡育孤，一心指望他以功名顯。乃收拾家中積蓄的東西，約有四五百金，教他往南京納監。

一祥奉母之命，別了妻子，帶了兩個僕人，即便起程。南京古稱金陵，又號秣陵，龍蟠虎踞，帝王一大都會。自東晉渡江以來，宋、齊、梁、陳，皆建都於此。其後又有南唐李煜、李景建都，故其壯麗繁華，爲東南之冠。王介甫金陵懷古詞可證：

『桂枝香』：

登臨送目，正故國晚秋，天氣初肅。瀟瀟澄江如練，翠峯如簇。征帆去棹殘陽裏，背西風酒旗斜矗。綵舟雲淡，星河露起，畫圖難足。念自昔豪華競逐，恨門外樓頭，悲歡相續。千古憑高，對此慢嗟榮辱。六朝舊事隨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綠。至今商女，時時尚唱後庭遺曲。

及至明朝太祖皇帝，更恢拓區宇，建立宮殿，百府千衙，三衢九陌，奇技淫巧之物，衣冠禮樂之流，豔妓變童，九流術士，無不雲屯鱗集。真是說不盡的繁華，享不窮的快樂。雖遷都北京，未免宮殿傾頽，然而山川如故，景物猶昨，自與別省郡邑不同。

一祥行至城中，悅目賞心。心下自忖道：起文納監，便要坐監，不得快意遊玩，不如尋個下處遊玩幾日，再作區處。遂同二僕到秦淮河桃葉渡口，尋了一所河房住下。南京下處，河房最貴，亦最精。西首便是貢院，對河便是衙子。故此風流忼爽之士，情願多出銀子租他。一祥歇息了一日，次日便出遊玩。一連耍子了兩三日，忽然過了武功坊，蹣過了橋，步到衙子裏去，但見：

紅樓疑岫，翠館凌雲。曲檻雕欄，植無數奇花異卉；幽房邃室，列幾般寶瑟瑤笙。嘔啞之聲繞梁，氤氲之氣撲鼻。玉姿花貌，人人是洞府仙姝；書案詩筒，個個像文林學士。不愁明月盡，原名不夜之天；賸有粉香來，夙號迷魂之地。做不盡風流榜樣，賺多少年少英才。

一祥向來無有宿娼之意，但一入其門，見此光景，也覺有些心動。況衙子裏的舊話道：只怕你乖而不來，不怕你來而使乖。故此再沒有闌寡門的。便極吝嗇，也須歇幾夜，破費數十金，方得出門。又且有一班幫閑子弟攛掇起來，冷湊趣，熱奉承，縱有老成識見，一時也難白走出來。一祥又是風流灑落，不惜錢財的，一時間便看上了兩個妮子，大扯手作用將起來。那有一個不奉承他？過了幾日，竟叫僕人把行李都搬到衙中住了。衙中凡嫖客的管家，却有粗使的梅香，

來陪睡的。故此兩僕人，也落得快活，把正經事不提起了。

姚君把爭名奪利之心，變作惜玉憐香之意。這些納監肥貨，都做纏頭花費。不多時，也自消耗了一半。算來納監不成，不如縱心行樂。況有幫閑之人，日夜和哄，吹彈歌舞，六博投壺，不由不醉臥其中，撒漫使用。囊中之物，看看消索了。

一日，幫閑輩請他到雨花臺遊賞。左嬌右豔，絲竹滿前，假意兒趨承熱落，實欲罄竭貲糧，打發蠻子上路也。看官，你道這個所在，可是輕易去得的？這夥人可是相與得的？姚君不察，尙然痛飲高歌，又復援筆題詩，以志其樂。詩曰：

昔日談經處，今爲遊冶原。

莫愁曾繫艇，靈運亦停轅。

分練澄江色，飛青木末軒。

從來佳麗地，得意肯忘言。

題畢，衆人齊聲稱贊道：「如此高才，那怕龍門萬丈！」一個個把酒預賀。大家正吃得熱鬧，忽然一人，敝巾破衣，形容憔悴，殆無人色，貿貿而來，望姚君施禮求乞。姚意是個丐者，亦不在意，叫僕從以酒食與之。其人酒亦不飲，食亦不吃，對姚君道：「某乃河南秀才，途中被劫，貲盡身

傷，不能返鄉，故求濟助貲糧，爲行李費耳。豈爲酒食小事？」兩個幫閑的，便接口道：「姚相公，不要睬他。我們這裏，這樣人甚多，却都是假說被難，騙人財物。那裏去辨他是真是假，那裏去查他是秀才不是秀才！」那人便老大不快活起來，道：「我因被劫瀕死，竊恐流落異鄉，故不得已而求濟。今既爲俗人所疑，何可復在此間求濟。但我非脫空脫騙之流，沒得濟助罷了，何可當此不肖之名，亦須要一明其非僞。」遂脫衣示之，果然刀瘡未平，血痕尚沾衣上。一祥乃立起身，揖而謝之。就叫僕人拿行箱過來。簡看囊中，止有白銀十兩，并紵衣一領、袖襖一件。即盡與之，且酌之酒而送之。其人感泣拜謝，問姚之姓名而去。而姚君不問也。今人些小資助，便要誇恩居德，況塗遇之人，助之如許，不詢姓名，蓋真施恩不求報，故置之若忘如此。即此一端，已不可及，況尤有大於此者。

姚君此時，即轉一個念頭道：「貲囊已罄，料無助我之人。倘我再在此，或被老鴿絮煩追逐，不成體面。不如別了回家，尙不露出馬脚。於是酒也不吃，遂起身回到衙中，取了行李鋪蓋，即時作別。兩個妓者苦苦留住，又宿了一夜。次早教僕人，叫了一隻船，急急起身。兩妓者雖然哭哭啼啼，說盟說誓，要都爲銀子面上。見他銀子完了，便不免假手脫放出門了。」

姚君是個忼爽男子，絕不爲他兩個牽情，一竟下船。不數日，到了家中。其母聞得子回，不

勝歡喜，問及納監之事。一祥半晌不敢做聲，沒奈何只得以實告。其母聽然大怒。平日一祥最孝，奉母之命惟謹。一時高興，費了四五百金，沒了銀子，殊不在他心上；只是有違了母命，宿娼費業，大不自在，追悔無及。從此以後，再不敢他出。

過了一兩年，思量不是個了局，因就近納一縣吏，圖個小小前程。看官，你道如此豪爽的人，可是看得衙門中這些齷齪銀子在心的麼？一味只是濟難扶危，寬厚接物。衙門裏也有贊他忠厚的，也有把他做阿諛看。他全不在心，任人說笑而已。

光陰荏苒，倏忽間過了六七年，看看的兩考滿了，例要入京效勞。那時遵依母命，在京三年，再不敢一些花費，選得個江西九江府知事。到任不多幾時，本府司獄司缺官，上司就令他帶管。他却悉心料理，周濟諸囚，無論輕犯暫監者，不加苛虐。即重囚牢中，亦親自往看，污穢者潔淨之，病疾者醫治之，飢寒者衣食之。人人戴德，各各感恩。至於誣陷扳害，及上臺不公不明、屈打成招的，彼皆一一詳察。若遇便可言，亦肯爲之解釋。自恨官卑職小，明知枉屈，不能申理，每每抱愧。是以衙齋中，一清如水，蔬食布衣，澹如也。嘗題小詩一首於壁上，詩曰：

世道非淳古，人無畫地風。

何時得刑措，令彼貫城空。

詩以言志。觀他詩意，與邵堯夫願天常生好人，願人常行好事，大同小異，便可知他平日的存心了。

過了半年，有一新按臺到任。大小官員，個個要去參見。他也不免隨班逐隊，去走兩遭。你道察院衙門，何等尊嚴，這些小官兒，那裏有他的說話分。但是事體如此，不得不去。一連去了三日，參見已畢，衆官俱出。一祥却已轉身走了；忽然裏邊傳教姚知事。一祥不知何故，未免吃了一嚇，又自忖道：我在此做官，並不會做一些不公不法的事，不取一毫不公不法的錢，料來沒甚干係，便進去何妨。遂急急的跑將進去見。

察院問道：「你便是上海姚一祥麼？」對道：「小官正是。」又問道：「到任幾時了？」對道：「到任十個月了。」又問帶管司獄司事幾時了。對道：「纔得五個月日。」察院又道：「你是個風流曠浪的人，如何做得這樣的小官？」一祥聽得此話，心中大是疑惑，只得勉強對道：「不敢。」察院又道：「某年月日，在南京雨花臺上，挾妓飲酒的，便是你麼？」一祥聽了這兩句話，不知是何緣故，心中突突的跳，慌做了一團，就如一盆冷水，從頭上澆下，渾身顫抖個不了；即便除下紗帽，磕頭如搗蒜，口裏只是「死罪，死罪，求老爺饒恕」。察院笑道：「不要慌張。我且問你，你在雨花臺時，有一秀才，被難落魄，求你周濟，你與他衣服銀子，是有的麼？」一祥

到此，心中又覺得安穩了些，連忙應道：「是有的。」察院道：「你還認得那人麼？」對道：「一時偶會，相別已久，却又認不起了。」察院又道：「你會曉得他姓名麼？」又對道：「小官偶然資助，不曾問他姓名。」察院道：「即本院便是。」便叫道：「可起來作揖。」一面叫皂隸掩門。

一祥方纔放心，站了起來，作了揖，站在側邊。察院體統，一應小三司及府經歷、縣丞等官，並沒留茶之理，或特典留茶，也只是立了吃的。故姚君雖然有舊恩於察院，也只是站著吃茶。茶罷，察院道：「本院自得君周濟還鄉，幸叨科第，常思報恩，未得其便。今幸於此相遇，是天假之便也。只是尊卑闊絕，體統森嚴，不便往來酌報。君有濟人利物之心，甚於獄中情由，必知其詳。其間倘有真正冤枉，情可矜恤者，君可開幾名來。人得千金，本院當爲釋放，以報君恩。」

一祥領命，謝茶而出。只見衙門中人，伸頭縮頸，在那裏打聽，是何緣故留茶。那些府縣間抄日報的，即將此事報與兩司各道府縣各官去了。府縣官也有送帖來的，也有送禮來的。你道是奉承這司獄司麼？總是奉承察院的相知。

姚君一到衙門，快活不可勝言，即喚本衙門書吏，把察院的說話，一一對他說了。書吏皆賀道：「恭喜老爺，得此一樁大錢。」姚君笑道：「你們這些癡人！若是我這等要錢，何不日常裏也索搜賺幾文？我只因官卑職小，不能申雪冤枉，時以爲恨。今幸得上臺老爺有此美意，我正

好因風吹火，了我向來心願。豈以得錢爲喜？若是要錢，那沒錢的冤枉，畢竟不能出了。」書吏聽這說話，口頭雖稱贊，心裏都暗笑道：「那裏有不要錢的人？這是人面前撇清的話兒。待他做出來，便見分曉。」遂說道：「老爺既不要錢，老爺知獄中有幾個真冤枉？」姚君道：「我一來管事，就存此心，故此時常訪問，牢中有七人真冤。」就把七人名字事蹟，數將出來。又道：「你們可將前因後跡，備細開述，疊成文卷，去開釋他，我自不要一文。其間有三四個富家，出得起的，你們可對他說，要他一二十兩一個，也不爲過。」

獄吏登時到監中，與那七個人說了。七人感謝不盡，即時著人到家，通了消息，門起銀子，與了吏書。那班吏書又算計道：「本官雖說不要銀子。那裏便是真心？況且他既曉得三四個是富家，察院老爺又說一人要他千金，不如叫他幾個門二三千銀子在此，待送文卷與他。他若真不要時，一定即刻把文卷送上去；若假不要，必定遲延兩日，那時便可送進去與他。」大家商量已定，銀子已門端正。

過了數日，文案已成，吏書送與姚君看了，拿了文案，即忙去見察院。那時書吏方知其真不要錢，人人喝采不已。及至察院前，等候開門，傳將進去，這番却不是前邊見的體統了。一祥一邊進去，察院便叫掩門。一祥將文卷呈上，稟道：「知事平日體察獄情，其中重辟囚犯，有七人

實係冤枉，蒙老爺鈞諭，敢斗膽開呈，望老爺開天地之恩。」察院看了文卷道：「君曾有所得否？」答道：「已約定釋放之日，共謝知事七千金矣。」察院道：「既如此，足以報君之德矣。君將此銀歸家怡老，逍遙林泉之間可也，何必爲五斗粟折腰？」一祥領命而出。

察院登時批准文書，七人登時出獄。七家家屬，扶老攜幼，焚香頂禮，涕泣膝行，到衙拜謝，不必說起。但是姚君既對察院說已得七千，其實不會得一文。若在他入得些銀子，申他冤枉，也不爲過。即不然富者得銀，貧者白說，也便是賢人君子了。其最上者，不得銀子，亦須與上臺說明，以見我真實申雪之意，此更是不可及的。而今姚君不得銀子，竟說得了七千，誰肯如此冒充名、失實利，既能雪人之冤，又不損人之財，又不邀己之譽，以討上臺的獎賞。豈不大聖人、大菩薩的心腸？只怕這樣人，古今來不多見的。

次日，姚君即起文書告致仕。察院只道他實實得了七千金，即准了文書，挂冠而歸。由是開動一城。司道府縣，無人不欽重道：「一些些小官，能不受賄賂，雪冤理枉，誠有司憲臬所不及。」於是皆厚贈優禮以歸。七人族中糾集朋友，到三院動呈，叙其申雪冤獄，不受分文，盛德清風，可爲世表，應入名宦祠中。察院起初准他致仕，只道他實得七千銀子，便回去已殺了。及見三學公呈，方知他不曾得銀，真心釋冤出枉。大驚異道：「如此好人，真是有一無二！但是我